

亲历

# 父亲的苹果树

□荆亚芬

我家的祖祖辈辈生活在晋南的一座小城，栽植苹果树是从父亲这辈开始的。得益于黄土高原肥沃的土壤和北纬34°的宜人光照，再加上晋南人安土重迁、吃苦耐劳的品性，成就了这片大地“果都”的美誉。

大约30年前，彼时的父亲还是20出头的小伙子。当连片的麦田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如何把日子过得更富裕，成了父辈们必须直面的新挑战。

栽苹果树，品种的选择很关键。苹果树的更新历经多次的迭代，从最初的红星、秦冠到北斗、乔纳金再到现在的红富士、嘎啦等。忆起这些跟我一起成长的果树，眼前就浮现出各色苹果那可爱的样子，红的艳、青的嫩、粉中带绿的脆，最馋的还是它们的味道，酸的清爽、甜的醇厚、香香酥酥的勾人。可以说，故乡果树的更迭史，就是我的成长史，也是父亲的奋斗史。

栽下第一批树苗时，我才三四岁，记忆好像是有一点点的，可父亲总说我是实实在在的参与者。那天栽树的场景是这样的，父亲挖坑，我放树苗，忙完后，我们并肩坐在地头，父亲望着新栽的树苗，对小小的我说：“等苹果树活了，爸就给你买个大飞机。”结果我转头跟爷爷叙述：“等苹果树死了，爸爸就给我买大飞机。”小小的事，父亲记了几十年，每次讲起都会哈哈大笑，不知是为我的童言无忌，还是为他用心血浇灌的果树日渐茁壮而欢欣。



从未当我们面说过，但我知道是这样。

那片苹果树更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有一年，父亲和朋友做生意失利，家里拮据异常，正赶上我读高三。那阵子，父亲脸色阴郁，家里人都很担心。有一次，父亲出去一整天，直到天很晚才进门，看见我在家，勉强从嘴角挤出了一抹笑，说“回来啦”，就闪身进了屋。我听见他跟母亲的对话，母亲问他去哪了，他沉默半晌，说是去果园里坐了坐。每次只要回老家，我必定要去园子里走走，它是我童年的乐园——我与土地在此连接，它在等候着我。看着静默站立的一排排果树，摩挲着绵软的黄土，那一刻，我理解了父亲。果园是可以治愈人心的，世间的规律就是眼前这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任你怎样忧虑，怎样焦心，一切都会过去。

如今，父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那片苹果树也老了，有的因腐烂被连根拔起，可就算到了生命的尽头，这些树也要发光发热。大树干拉到镇上的厂子，能磨成渣做家具，小枝干拉回家，成就母亲灶头一碗碗香喷喷的柴火饭。父亲却总乐此不疲，闲不下来。我们劝他“干不动了就歇歇吧”，他只是乐呵呵不言语，我知道，父亲离不开那片苹果树，苹果树也离不了父亲，他们相互陪伴，彼此成就。

又是一年金秋，父亲在他热爱的那片热土上亲手摘下一颗颗红彤彤的苹果。我想，他收获的不仅是辛勤耕耘的硕果，更是一个老农民的魂。那是只有土地才能赋予的坚韧、质朴与深厚。

感动

## 那一刻， 我的眼里充满泪水

□陈敏

时值9月，我恰好踏上云南腾冲的土地，心情复杂而沉重，似有一曲激昂与悲壮交织的乐章在心底奏响。

此行，我不仅是为祭拜先烈，更是为看一看这片“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土地，告诉为国捐躯的英灵，我们从未忘记。

晨雾漫过怒江峡谷时，我们已行驶在滇缅公路上。这是一条在烽火硝烟中用血肉筑成的通道，20多万当地百姓（多为老弱妇孺）用锄头挖、用肩膀扛，平均每公里就有3人以生命为之奠基。从昆明到腾冲，沿途散落着无数烈士坟茔与墓园。80年前的硝烟早已散尽，可那些深嵌在岩壁里的弹孔，像无数双永睁的眼睛，凝视着这片被战火反复淬炼的土地。

1942年5月，日军侵入我国边境，云南腾冲这座美丽的“极边第一城”首当其冲，陷入苦难地狱。日军在此大规模奸淫掳掠，进行细菌战、人体实验等，各种极端酷刑和屠杀闻所未闻，两年时间，全县人口近乎减半。惨绝人寰的涂炭、炼狱般的折磨，在中国远征军发起滇西大反攻、强渡怒江的那一刻，集中爆发。

抵御战斗了127天，日军第一次遭受亚洲战场上的全军覆灭，3000人一个没留，而我军也付出了近2万人的伤亡代价，9000余名将士阵亡。战后的腾冲，没有一栋可以容身的房子，没有一棵没有弹孔的树木，废墟瓦砾上尸骸堆积成山，地面沟壑间血流郁结成泥。

面对家园的疮痍，腾冲人民没有急于重建，而是四处集资筹款，在来凤山北麓建了规模宏大的抗战将士陵园，取名为“国殇墓园”，让牺牲的战士们长眠于青山之巅。

129米长的名录墙上，镌刻着10万名远征军烈士的名字，“碧血千秋”四个大字，字字千钧，刻进人心，忠烈祠前，英雄永垂不朽；小团坡上，3000余块墓碑铭记那段悲壮的历史。墓园门口的角落，有一处埋葬日本人的“倭冢”，墓堆低矮，里面葬着3个日军最高指挥官，他们双手捆绑以下跪姿势竖埋，面向满山的3000余位英烈忏悔谢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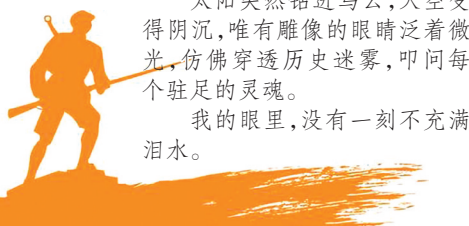
沿滇缅公路继续行驶，翻越松山，最终抵达松山战役纪念馆。站在青铜群雕前，96级台阶格外沉重，这个数字正是那场战役持续的96个昼夜。它记录着那段烽火连天、血雨腥风的岁月，让人不由得放慢脚步，心涌敬畏。

松山之巅，松涛阵阵。战役旧址上，一组中国远征军雕塑群矗立，402座真人比例的雕像分12个方阵排列，老兵、骑兵、女兵并肩而立。最令人动容的是娃娃兵方阵：96个孩童的身影凝固成永恒的冲锋姿态，他们挎着比自己还高的步枪，稚嫩的面庞上凝结着超越年龄的坚毅。他们当中，最小的9岁，最大的也只是16岁。最前面的一个孩子13岁，脚上的草鞋已磨穿，塑像原型来自一位美国记者采访过的娃娃兵：一个瘦小的士兵，穿着破烂的军装，身后背着一顶旧军帽，脚趾裸露，当被问及是否想家时，他强忍眼泪、声音发紧说：“想，可他们全被日本人杀死了。”记者又问：“马上到冬天，你还穿着草鞋啊？”孩子看了看脚上的草鞋，说：“可能都活不到冬天了。”

这群娃娃兵，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力所能及的重任。他们穿越于森林，给战士们送信、搜寻伤兵，在战争后期兵力严重不足时，年龄稍大的孩子便会跑向前线冲锋陷阵。我们给他们雕像的口袋里装了些糖果，迟来的甜蜜让人心酸——如果当年他们的口袋里，也能揣上一颗糖，那艰难岁月是否能少些苦涩？

太阳突然钻进乌云，天空变得阴沉，唯有雕像的眼睛泛着微光，仿佛穿透历史迷雾，叩问每个驻足的灵魂。

我的眼里，没有一刻不充满泪水。



感悟

## 为幸福而教



□齐雪霞

弹指一挥间，自己成为一名教师已有27年。最初对教师职业的理解，就是踏实、认真、严谨、勤奋，直到有幸邂逅王开东老师“为幸福而教”的教育理念，我的心里油然而生一种敬意，顿时有了这种感悟：孩子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便是自己努力的方向！

为幸福而教，首先要让自己先优秀起来。如何实现这份优秀？杨绛先生的话最通俗易懂、一语中的：“假如是一个萝卜，就力求做个水多肉脆的萝卜；假如是颗白菜，就力求做一颗瓷瓷实实的包心好白菜。”就让我们用萝卜和大白菜的精神，实实在在扎根教师岗位、打磨教学能力，与学生共成长。这是一种因优秀而获得的幸福！

为幸福而教，需要静下心来思考教学中的“举一反三”与“举三反一”、“理解”与“尊重”、“学问”与“学答”、“学会”与“会学”，几组关系何为。我想：教学仅仅“举一反三”是远远不够的，世界本就丰富多彩，“一”的范围有

限，必然“三”就有限。因此，就算我们的孩子能够“举一反三”，最终还是“捉襟见肘”。很自然，我们的教学更需“举三反一”，先有量的积累，才有质的飞跃，积淀在前，才会有精华提纯于后。没有“举三”的慢慢积累，就没有“反一”时的“一”鸣惊人、“一”飞冲天。静心思考这些教育常识，不难发现：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要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只有获得了学习能力，才能从容面对日益发展的世界，真正做到：不管风吹雨打，胜似闲庭信步。这不是一种从容淡定的幸福吗？

为幸福而教，还要努力寻找教育的真谛。教育的真谛是什么？唐江澎校长的回答是：“好的教育应当培养终身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和优雅生活者。”育人常在细节，细节中浸润的伟大力量会慢慢改变孩子。改变一个孩子，就会改变一个家庭；改变一个家庭，就会影响一个家族；影响一个家族，就能牵动一个区域；牵动一个区域，就能助力一个国家。当所有的改变凝聚在一起，这就是教育“静悄悄

的革命”，我们都应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其中：从我开始改变，改变自己的面部表情、说话的语气，改变自己的固定思维模式，在点滴改变中获得成长。而成长本身，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不仅如此，想想扎根大山数十载的张桂梅老师，为让山区女孩能接受更好的教育而殚精竭虑；想想在点燃学生心灵的过程中自我升华的于漪老师，以仁爱耕耘收获生命与智慧的双重丰盈……她们用自己的教育情怀与教育智慧，给予我们“为幸福而教”的丰富内涵。

为幸福而教，听起来远在天边，做起来就近在咫尺。我们给予所有的孩子同样的阳光与雨水，但不必要求他们开同样的花、结同样的果。我们只需尽己所能给孩子爱、理解、尊重、包容、鼓励、信任，守护他们的成长即可。这就是我们在“育人”中收获的幸福与快乐！

愿我们大家在从教的道路上携手同行，共同为了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为了民族的复兴，一直向着幸福出发吧！

心语

## 红玫瑰和白月光（外一首）

□王淑芬

遇见你时，你是  
未被爱过的花蕾  
我说开吧  
你就一瓣一瓣地开  
就像一个人  
把储存已久的爱  
倾倒给另一个人  
我凝视你单纯的美  
仿佛世界变成了

我想要的样子  
拥着你，我竭尽全力温柔

再次遇见你  
你清秀如水  
宛然白月光  
我伸手接你  
你滑过我的指尖  
抚过我的长发  
洒在我的身上  
以及目之所及的大地上

七夕

七月的夜  
被天河等候到  
风情万种  
月光，葡萄架  
那千年的爱情故事  
每年的相思  
都不一样  
牛郎和织女  
给世人演绎的爱情

剥开一层又一层  
在七夕的故事里穿越  
我的身上沾满爱情的味道  
今夜  
我想做一只鸚鵡  
不为听缠绵的情话  
只为绣花鞋底轻触的思念  
亲眼见证365天  
有多漫长

